

宋

史

百二十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八

開禧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繕事都總

勅修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彦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

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程顥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

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  
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  
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  
顙有汕與程顥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  
一矜字爾顥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  
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  
皆天下士程顥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  
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  
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大學錄選博士以奉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  
為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  
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  
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  
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  
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  
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洛乃往受  
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

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篤行頤既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

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  
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  
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  
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  
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  
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邦人  
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  
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  
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  
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



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煇甚力既  
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煇  
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煇實  
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其篤使煇濫列經筵  
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  
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  
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  
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煇  
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無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煇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  
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  
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  
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  
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  
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  
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  
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急侵尋朕  
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  
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  
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  
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  
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  
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  
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  
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  
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殘  
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  
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

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  
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  
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  
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  
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  
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  
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  
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煇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

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子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顯於顥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  
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  
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  
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  
之時疑其近於蕪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  
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  
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者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殿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